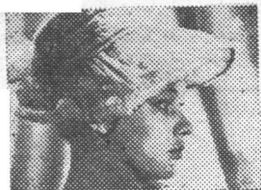


世界之

窗



1984



苏联影坛

萨韦利

萨韦利耶娃原是芭蕾舞演员，参加影片《战争与和平》拍摄后，一举成名。本文是她谈拍片的体会。P.54

没有间谍的间谍世界

随着间谍技术的发展，侦察卫星大显神通，无时不在空中监视着人眼所看不见的暗处，监听着人耳所听不见的声音。P.100

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充满了坎坷和曲折。

佐田雅志

佐田雅志

日本青年歌手



P.177

警察黑幕

1982年11月12日凌晨，日本某地一警官在家里自杀了。这个事件揭开了警察营私舞弊的黑幕。P.4



列那尔·尼尔松是瑞典的一位自学成家的摄影师，擅长拍摄人体和自然界的奥秘。他的摄影作品刊登在许多杂志上，享有盛誉。

P.32

揭示人体

奥秘的人

世界之窗

目录

封面	丛林中的法国洞穴新居		
日本	警察黑幕	(日)《文艺春秋》	4
	改造犯罪少年的武藏野教护院	(日)《现代》月刊	9
透视	日本少年学习电子计算机热		
	——“葵花7号”科学观光船散记	(日)《电子计算机》月刊	17
	繁华都市里的流浪者	(日)《宝石》月刊	20
人物	回忆冰球明星瓦列里·哈尔拉莫夫	(苏)《旅伴》	24
	电子时代需要新型的经理		
	——好莱坞的女经理兰辛	(美)《当代人物传记》	28
	揭示人体奥秘的人		
	——访自学成家的瑞典摄影师尼尔松	(意)《时代》	32
	托马斯·瓦特森与IBM计算机	(美)《先生》杂志	37
科技	机器人来了!	(美)《星期六晚邮报》杂志	40
	用机器人从拣垃圾到做脑外科手术		
	——访机器人学权威恩格尔博格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44
	会思考的机器——日、美在人工智能		
	研究中的竞争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49
艺坛	苏联影坛明珠萨韦利耶娃	(苏)《银幕》	54
近事	美国交响乐团的桂冠属于谁?	(美)《时代》周刊	57
	乡村音乐	《1982年不列颠年鉴》	60
经济	法国建筑业的暴发户——布维格	(美)《幸福》杂志	62
	出售防空洞的企业	(联邦德国)《技术爱好者》	66
	日本人管好了一家美国工厂	(美)《纽约时报》	69
	电子技术正在改变华尔街	(美)《纽约时报杂志》	74
社会	小肯尼迪的两重世界	(美)《人民》杂志	79
	西方水下“神童”的苦难	(法)《特殊档案》	82
	穿牛仔裤的新教徒		
侧影	——西方一股宗教新潮流	(苏)《苏联文化报》	90
	伪造名画的梅盖伦	(联邦德国)《万花筒》	93

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情报战	没有间谍的间谍世界	《华盛顿邮报杂志》	100
世界	美国如何培养职业外交官	〔美〕《纽约时报杂志》	106
	科威特的邮票	〔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	113
	瓦莱里——震撼法国的病孩	〔法〕《巴黎竞赛画报》等	115
	神秘的圆形大厦		
见闻	——法国广播电台趣闻	〔法〕《快报周刊》	118
	不平静的海洋	〔美〕《纽约时报杂志》	122
旅游	塔什干巡礼	〔苏〕《接班人》杂志	130
医学	新技术使婴儿的成活率不断提高	〔美〕《行列》杂志	133
	激光——医学界的希望之光	《读者文摘》英文版	137
	计算机技术用于整形外科手术	〔美〕《科学文摘》	140
体育	幕后的实权人物——国际奥委会的贝利乌夫人		142
	运动员的心理战	〔联邦德国〕《明星》画刊	147
	没有踢过球的国际足球裁判		
与	——记法国足球裁判米歇尔·沃特	〔法〕《法兰西晚报》	151
健康	从今天开始锻炼吧！		
	——体育医学专家的忠告	〔美〕《展示》杂志	154
知识	未来的衣服——洗衣店的“凶兆”	《华盛顿邮报杂志》	158
	模拟人	〔印尼〕《精华》杂志	161
	球形闪电之谜	〔苏〕《地球与宇宙》	164
小品	睡眠的奥秘	〔联邦德国〕《时代报杂志》	168
	生气、悲伤、愉快？找天气算账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173
传记	佐田雅志——无尽的理想	〔日〕富泽诚一	177
漫画	(96) (97) (98) (99)		
其他	“作曲家纸牌”(23) 苏联：冰球运动普及的国度(26) 不怕吃苦的冰上骑士(27) 参加比赛最多的足球运动员(36) 足球名教练(43) 最大的体育博物馆(59) 封面说明：法国的洞穴新居(73) 美国女排扣球手——海曼(112) 大象穿皮鞋(139) 遗传工程造福肺气肿患者(150) 埃莉诺·蒙代尔(160) 人类冬眠能实现吗？(163) 西方歌剧仿照京剧采用幻灯字幕(167) 第一个奥林匹克冠军(172)		

警察黑幕

〔日〕久保博司

1 1982年11月12日凌晨，日本前××府警视厅本部长杉原正(当时是警察大学校长)在家里自杀了。事前没有任何人察觉到任何他将自杀的迹象，只是他在自杀前曾频繁地向府警视厅本部挂电话。

杉原正自杀前后，正值××府警视厅警察与赌博业经营者勾结渎职一案被揭露并在全面调查过程中。引起社会注意的是他为什么要自杀？

据一个与该事件牵扯很深的警官透露：“杉原本该在任期中被逮捕的。”这消息有些耸人听闻，但该官员断言道：“我有来自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的可靠消息，地检特搜部对××府警视厅警察渎职罪一案的调查是从1981年10月前后开始的，到1982年5月，调查目标就开始集中在杉原一个人的身上。”

由于杉原曾出任过某内阁高级官员的秘书，他至今还与政界高级人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将其在警视厅本部长的任期内逮捕，这不仅对全国是一次极为强烈的震动，而且还会波及民众对警方的信任。因此不难理解地方检察厅为什么对此案如此慎重。不久前，检察厅曾对新闻界宣称：“这次要动一动大亨！”这个“大亨”是否就是指杉原，目前尚不能断言，但与那个警官的话倒的确是—致的。

对于杉原的自杀，检察厅的一个调查人员终于轻松地说：“死得真是时候，否则警察大学的校长被自己的学生们抓起来，那才有瞧的呢！”

令人生疑的“遗书”

杉原自杀后，发现了一些署名为杉原的文件。其中有一份写他在任期间曾向一位支持自己竞选的政治家提交了一亿数千万日元的款项。

上文中提到的那个警官推测说杉原在任期间的进项少说几亿，多至十几亿。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难道身为高级警察官员的杉原竟会如此违法乱纪吗？

请看事实：

“我曾向杉原本部长提交过款子。”提供证词的是 1981 年 11 月因收贿罪而被捕的原××府警曾根崎署防犯科警官清田高弘。

问：什么时候提交的款子？

答：1981 年 2 月，总部有人告诉我防犯科有人策划将我从曾根崎署调走，这样一来，我作为警官的生涯就完了。因此我托了一个同行去杉原本部长那里活动，对方说：“拿一百万日元来，我去找他谈。”我照付了。后来他对我说：“事已办妥，你不会调动了。”

据清田说，该同行是杉原的同学，乃是局长一级的官僚。

打这以后，清田又进一步通过一个叫岸本明的金融家向杉原活动，而岸本则又通过某议员来活动。该议员曾纠合了一帮经营赌场的业主成立了所谓“H”会组织，该组织当然也深深介入了这一渎职事件。清田为了防止调动而通过以上渠道行贿的钱，3 月份提交额为二百万日元，在杉原“荣升”为警察大学校长的 8 月份又提交二百万日元，合计有四百万日元。

清田因此被起诉为犯有收贿罪，因为他行贿的钱来自收贿。

并且，据说杉原与土耳其浴室经营者们也沆瀣一气。

在××府北部有一家名为“N”的土耳其浴室。当地警方检举了这一浴室的某些不法经营行为之后，警察局的科长立即被府警本部的保安科长痛斥了一顿，最后还说：“本部长对此异常震怒。”

当时，浴室老板曾对警官说：“我和杉原兄是餐桌上的老朋友了，他当时明确地对我说，一切包在他身上，怎么还会弄得我如此狼狈？”浴室老板当时曾声称，他是通过一位警界要人认识杉原的。

众所周知，被国会指责的前南署警察署长加地重夫，曾肆无忌惮地在酒瓶上贴上“奉公南巡”的字样，挨门挨户地在各高级酒吧连日敲诈，而杉原则正是其上司及密友。姑且不说凭薪水他们一晚上也喝不起，据许多业主说，三四个人每晚要喝好几家，一处至少要耗费三、四十万日元，临走，还须向每人奉上五万日元的“车马费”。

此种行径不能不令人为之瞠目。

情报中心

××府东区的西天满，是一个中小企业密集的地方。在无数临街建筑的背后，有一幢显得陈旧的木制二层建筑。于不显眼处，悬着一块小木牌，上书“时鲜风味”，人们见了才会恍然明白：原来这是一家饭馆。不过举目四顾，这里可实在不是个开饭馆的地方。

但正是这个饭馆，成了这次渎职事件的中心舞台。因此，别看这连地方带陈设都别扭的饭馆，想到这里喝杯啤酒还非得预约不可。

一个熟悉内幕的原警官谈到，非法经营者们经常光临此地，金钱的往来也在这里进行。一千万、两千万的大捆钞票用纸一包，自然而然地往大信封里一装，说一声：“小意思，请笑纳。”交易就算成了。如果换种方式或场所，就显得太显眼。

据说前本部长杉原也是这里的常客，而且近畿地区警察局的警官们也常常利用这个饭馆。但事发后，警官们一个个都销声匿迹了。

警官们到这里营私舞弊倒还是次要的，他们在这里构成了一个严密而完整的情报垄断系统，以便从警方内部将有关取缔行动的计划和时间、范围等情报及时送出来。

曾根崎警署丑闻

清田高弘因收贿而“有损于警察的信誉”被地方法院判处三年徒刑。舆论界始终认为清田是这次“警察渎职事件”的主要角色，对此清田一直保持着沉默。但对本文的作者，清田终于开口了。

他的罪行是从七个赌场经营者手中接受了二千五百万日元的贿赂，并从高级酒吧的老板处以无息无保的非法方式借贷了二百五十万日元。以上种种，按法律均属非法受益。

据清田提供的情况，他被捕前曾经向警察当局写过书面报告，揭露过警察内部的腐败，也曾将材料投寄报刊发表过。但警方当局拒绝调查。被捕后法庭也不给他自找辩护人，种种迹象表明，有人要将一切罪责推到清田一人身上。至此，清田表示不能再忍气吞声。

以下是采访人员与清田的谈话纪要：

问：对起诉事实你供认不讳，那么你是怎样和这类事件牵上的呢？

答：这要从曾根崎警署说起。我是1981年调到这个署的，初来乍到时，我对一些人的胡作非为感到吃惊。

问：你曾告发说警察瓜分赌博机里的钱……

答：是的。角子老虎机里不是装着许多百元硬币吗？警察常常卸开机器，将这些钱私入腰包。打开那么四、五台，可得近百万日元，规矩是由警察抽成十分之一、二。

问：是均摊吗？

答：组长以下都是四、五人均摊。我开始时不愿参与这种群伙舞弊，也曾力劝。我说：“如果再这么干，我就揭发。”可他们说：“你揭发什么？我们历来就这么干。你充哪门子正人君子？”从那以后，我就成了曾根崎警署中的异己分子。

问：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又卷到这个事件中去了呢？

答：后来我才渐渐明白了，整个警察机构都和非法经营者合污一处。我想，人皆如此，我亦非圣贤，也就干上了。

问：于是，你入伙了？

答：起初，有个赌场老板要我帮忙将他的营业额在三千万至四千万日元的赌场改成营业额在五、六百万日元的小店，这样安全些。但是我拒绝了。但后来他托我帮他通融一下，在天王寺开个新赌场，作为“托办费”我接受了一百万日元。这钱后来用到保留职位上去了。

据查，清田用化名在银行开了黑账户，非法营业者们通过这个账户向他提供了近二百五十万日元的无息无保“借款”。当然，这一切都不须清田出面，清田对此亦供认不讳。

1981年9月28日，清田奉命调查一家名叫“蒙娜丽莎”的赌场，经营者叫品川淳。当时清田不无暗示地说：“光会取缔是警察的无能，我更愿意用别的方法解决，有事尽管来找我谈。”于是，一个月后，品川在离曾根崎警署不远的一家小酒店里约见了清田，要求他照顾一下他的三家连锁分号。清田表示，为了五万十万的去“沾湿手”没意思。临走时品川塞给清田一个信封，这自然是非正式的小意思，名曰“费心钱”。其后不久，赌场的合伙人分两次向清田交纳了二十万日元。

金蝉脱壳

如果说××府警视厅的黑幕是一座冰山，那么清田所揭露的问题只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的尖顶而已。时至今日，府警方面开始意识到，不拿个把现职警官开刀，怕是不能收拾局面了。

可是府警当局选择清田作为牺牲品这一决策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失策。因为清田和各地的非法经营者、金融业者有着极深且广的交往，并且对警察内部的腐化了如指掌，清田被捕后在新闻界抛出的《清田笔记》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随着这个笔记的发表，记者们蜂拥而来，无孔不入地对此进行了调查。各报刊之间展开的“材料猎取战”，加速了警官渎职事件的明朗化。至此，府警方面打算推出清田以平息事态发展的计划全部破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对警官渎职事件彻底地进行清查了，以上的变故只不过暴露了更多的犯罪警官，但事实上被逮捕的现职或前任警官无一不是小人物。这些人大多单独作案，和上层巨头没有联系。

曾对府警作过采访的记者证实说，警方的调查人员起初十分热心，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感到这股大火竟烧到自己的上司和同事身上了，真是败兴之至。

于是警方的察访大员们意识到再查下去，就要查到自己的上司头上，便偃旗息鼓了事。

然而地方检察厅方面的调查又进行得如何呢？如果地方检察厅有足够的材料坚持逮捕杉原，那么杉原也就不可能去东京荣升警察大学校长了。这其中是否存在着检察厅与警视厅之间的交易？或许检察厅意识到逮捕杉原会在全国政界引起震动，因此地方检察厅方面的调查也是从对新闻界夸口“这回要动一动大亨”开始而想草草地结束。

××府警的渎职事件公布于众以后，人们说，日本警察和美国警察一样了。这就是说，曾几何时日本警察在民众心目中是有过威望的。的确，各国治安首脑访日都要来世界破案率第一的日本警视厅参观，而且来则必到××府警视厅本部。

可是，这个威望还能维持多久呢？

（王军译自〔日〕《文艺春秋》1983年7月）

改造犯罪少年的武藏野教护院

〔日〕
守田梢路

深夜十一点敲过，一位在卧室喝酒的“男主人”从暖炉旁站了起来，他满脸通红，微有醉意。临窗的床笼罩在一片柔和的橙黄色台灯光下，“女主人”换衣完毕，准备就寝。“男主人”打开隔壁的厨房门，从那儿进入办公室。随后拿起一个手电筒，来到办公室的另外一扇拉门前，打开手电筒，透过拉门的玻璃窗往里面的几间房间照去。那里正睡着十二名“孩子”。“男主人”仔细地逐个检查一遍，确认无异常情况之后，这才放心地回到卧室。

“男主人”叫德地昭男，三十八岁。在这里，他被称为“寮长”，他的妻子容子被称为“寮母”。那些与德地夫妇朝夕相处的“孩子”们，都是沾有严重流飞习气的中学生，曾几十次被警方收容教育，地方报刊也多次报道过有关他们的犯罪事件。

这里就是日本唯一收容犯罪男少年的国立武藏野教护院。德地是教护院的九个寮长之一。

人们对“教护院”这个名称或许还很陌生，但它的历史却很悠久。教护院的前身是感化院，建于本世纪初的1901年。1947年，根据日本儿童福利法，改称为教护院。居住在武藏野教护院周围的老农们，至今还把这里称作感化院。根据日本儿童福利法，日本各都、道、府、县都有义务设置教护院。除国立武藏野教护院和另一所专门收容犯罪女少年的国立鬼怒川教护院之外，社会福利法人设置的教护院有两所，各都、道、府、县设置的教护院有五十三所，全国共有五十七所教护院，收容着三千多名犯罪少年。

犯罪年龄下降

据有关资料统计，1982年，触犯刑法的犯罪青少年有十九万二千人，达到了二次大战后青少年犯

罪率的最高峰。每一千名十四岁至十九岁的青少年中，就有十八点八人因触犯刑法被警方收容教育。更令人咋舌的是，日本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中，百分之五十点八的犯罪者是青少年，而且十四岁的少年占了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九。青少年犯罪愈来愈趋于低龄化。

收容这些犯罪少年的机构是少年院^①和教护院。教护院收容的犯罪少年主要来自儿童保护所和少年鉴别所。当未满十四岁的少年触犯刑法时，警方把犯罪少年送往儿童相谈所，儿童相谈所则临时把犯罪少年收容在儿童保护所；当十四岁以上的少年触犯刑法时，警方把犯罪少年送往家庭裁判所，家庭裁判所则临时把犯罪少年收容在少年鉴别所。换句话说，教护院收容的是，触犯刑法但因其未满十四岁不能送往少年院的少年和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犯罪程度还够不上送少年院的少年。

目前，这所座落在埼玉县浦和市西郊的国立武藏野教护院，收容着九十多名少年，他们都沾有相当严重的流飞恶习，曾多次从被收容的地方教护院逃跑。



每隔两天洗一次衣服

清晨七点半，德地寮长打开办公室里的收音机，顿时，前厅墙上的小喇叭里传出了轻快的音乐，打破了宿舍内的寂静。不一会儿，一个剃平顶头、身穿睡衣的少年，慢腾腾地从寝室走了出来，前来取昨晚睡前集体存放在寮长办公室的衣服。这是教护院为防止有人半夜逃跑而采取的措施。换衣、洗脸、打扫房间之后，十二名少年列队站在寮长、寮母面前，进行点名。“好，开始活动吧！”寮长一声令下，全体少年走出宿舍，来到前院做广播操，随后绕着院子跑步。在寮长和脚穿

^① 关于“少年院”的介绍，请见 1983 年第 5 期《世界之窗》。——译者

半旧的长跑鞋的少年身后，寮母也口冒白气，一步一喘地跟着。

1983年2月11日，在春日部市举行的第十四届春季马拉松赛跑上，武藏野教护院派出了七名少年参加，其中就有三名是德地寮长负责的“第五寮”的学生。他们是A君、B君和C君。马拉松全程为四十二点一九五公里，三人中两人跑完了全程，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千瘦的A君今年十四岁，在上幼儿园时学会了偷窃，小学六年级时由于偷窃寺院的香火钱和捣乱公共汽车秩序，被警方收容教育。此后，他恶习不改，继续行窃，被送进了地方教护院收容。其间，他又四次从教护院逃跑。第四次乘偷来的汽车逃跑时，途中与工地的吊车相撞，使教护院付出了一大笔赔偿费。他来武藏野教护院后，当出租汽车司机的父亲同母亲分离了。

另一个跑完全程的是十五岁的C君，长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稚气的脸如同女孩一般。但他在进院前却是个恶习染身的流飞少年，赌博、敲诈、吸迷幻剂等等都干。

不慎受伤退出比赛的B君今年十六岁，进教护院前因盗车、恐吓他人、吸迷幻剂、殴打等等，被福冈县教护院收容教育。后因福冈县教护院人满为患，又被转送到山口县教护院。其间，曾几次逃跑，最后被送到武藏野教护院。在院内的少年中，数他的文化程度最高，只有他一个人使用中学三年级的数学教科书。他的家里只有一个“酒鬼”父亲。

教 养 生 活

教护院座落在一片宽广的丘陵上，四周山林环抱。校园内设有足球场、网球场、游泳池、教学楼、职员宿舍等等。包括德地寮长负责的“第五寮”在内，教护院共有九座学生宿舍，中间用树木隔开，防止少年们相互间发生联系。

穿过丘陵地，来到教学楼，在这里少年们接受各门学科的教育。算术和国语两门课目，由各寮长任教。其余的课目如理科、社会学、英语、美术等，按各人的实际程度，分A、B、C、D四个班，分别由专门的教师教授。

上完课吃午饭。少年们最喜欢吃的是咖喱饭。盛饭的工作由寮母

进行，因为规定每人每餐只能盛一碗，不能再添，所以寮母不亲自监督的话，很可能由此发生打架和强欺负的事情。分菜的工作由值日生负责进行，最后由寮母检查是否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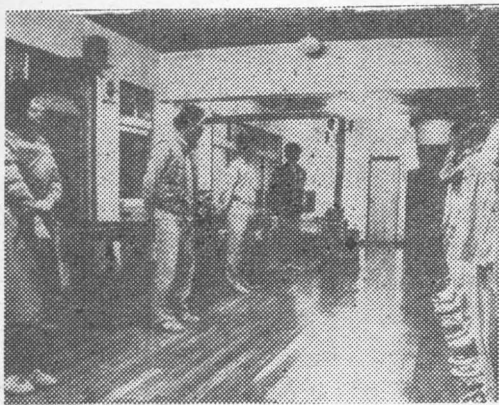
下午是体育活动和劳动时间。体育活动有马拉松、网球、棒球、乒乓球和游泳等。劳动的内容则根据季节而不同。夏季，通常是让学生去宽阔的山丘拔草和干农活；冬季，从事伐木、运木、劈柴的劳动。直到他们干得精疲力尽时才收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消耗他们的体力，以免他们逃跑、打架或者干其他非法的活动。

下午五点吃晚饭。这时，宿舍的防弹玻璃门上了锁，尽管黄昏的景色令人迷恋，但少年们已不能走出宿舍一步。整个宿舍的窗户，全都装有铁条，状如蜘蛛网。

收看《倒积木》电视剧

六点至六点四十分，是记日记和自修时间。自修时间后到九点，是自由活动，可以打乒乓、下将棋^①或者看电视。

这天晚上的电视节目是根据一个中学生的日记改编的电视剧《倒积木》，说的是一个犯罪女学生幡然悔悟重新做人的故事。这个电视



晚点名

剧播映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十二名少年都敛声屏息地认真看着，没一个人发出怪叫声。他们或许联想到了自己。剧中的那个犯罪少女的所作所为，也正是他们自己昔日的缩影。如今自己被剃成平顶头，穿着肥

^① 类似中国象棋，下棋规则有所不同。——译者

大的裤子，关在铁条窗内，真是百感交集。

沉默中，有个少年问德地寮长：“寮长先生，要是你的女儿这个样子，你怎么办？”德地寮长半开玩笑地说：“我就把她扔出窗外！”少年们哄堂大笑，似乎对此回答感到满意。

九点，少年们换上睡衣，列队点名。这时，由临近出院的少年做简短的一天活动小结。对少年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任务。随后进入卧室。在九点至十点的一个小时内，可以看漫画、写信或者做简单的床上运动。在这个时间里，少年们无拘无束，轻松自在。为防止发生非法活动，规定除手巾之外，其他物品一律不准带入卧室。

特殊的职业

以国立武藏野教养院为首，日本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教养院实行二十四小时的夫妇住宿工作制。一般的教养院，和普通的学校一样，四周没有高墙，学生身穿制服，发型自然，心情舒畅地进行学习。而武藏野教养院是全国唯一的实行严厉监视、管理的教养院。

在这里的九座学生宿舍里，住着九对三十三岁到五十八岁的夫妇，另外还有三十名协助工作的职员。除此之外，开设在教养院一角的国立“救护事业职员养成所”，每年也向教养院派出实习生帮助工作。这所养成所创办于1947年，每年从全国招收二十五名研究生。研究生每年分期分批去教养院实习，与少年朝夕相处，同吃同住。

德地毕业于关东学院。不久去救护事业职员养成所学习之后，于1968年来武藏野教养院调查课工作。1976年结婚，两年前被调到“第五寮”担任寮长工作。妻子原来在东京都教育厅工作，两次流产，膝下无子。两年前，她一下子成了十二个孩子的“母亲”，突如其来的“小家庭”忙得她手忙脚乱，体重掉了十斤。

来这个“小家庭”拜访的人很少。两年内，在二十四小时的住宿工作制下，德地夫妇俩都养成了特殊的生活习惯。每天当夜幕降临后，德地寮长就坐在暖炉旁，慢悠悠地饮着啤酒。这时，他总是把拉门打开二、三十厘米，这是为了注意在前厅玩耍的孩子们的动静。

德地寮长之所以爱喝啤酒，是因为他考虑到啤酒度数低，不容易喝醉。深更半夜，当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时，从床上一

跃而起的一瞬间，他就能判断出是外线电话还是内线电话。内线电话都是有关逃跑者的紧急联系电话。教护院四周的居民一旦发现有人逃了出来，便打电话给教护院总部，总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向各个寮长发出指示，要求他们清点人数和加强措施。外线电话一般都是出院的学生打来的。两年内，德地寮长共送走了十二名少年，其中有两人在半夜给他打了问候的电话。德地寮长苦笑地说：“说实话，我真不愿意接内线电话！”

寮长寮母每年可享受四十八天的休假，其中除七天可在外住宿外，其余的节假日必须在当天的傍晚五点之前赶回来，接替白天值班的职员。对寮长寮母来说，他们既无周末也无星期日。

逃跑与防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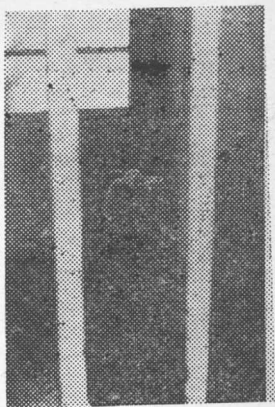
教护院备有一辆装有红色警号灯的追捕车和三台无线电发报机。对教护院来说，最担心的不是逃跑事件本身，而是那些逃跑者在途中的胡作非为。地方教护院也多次发生逃跑事件，但毕竟离家不远，逃跑者至多偷辆自行车或几元车钱，对四周居民的危害不算很大。但武藏野教护院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里收容的是屡教不改的犯罪少年，来自全国各地，北至北海道，南至冲绳，这些人逃跑时必定要盗窃汽车或者偷抢一笔大数目的钱。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院方必须为此承担赔偿责任，万一发生死亡事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第五寮”宿舍也发生过逃跑事件。仔细观察四号卧室的窗户，就会发现窗户上的铁条有两根是重新焊接上去的。逃跑事件发生在德地寮长调来“第五寮”不久后的六月的一天。当天半夜一点半时分，其他宿舍的学生携带着不知从哪儿搞来的刀具，趁着黑夜偷偷地逃出了宿舍。他们来到“第五寮”，从窗外割断铁条，带走了三号 and 四号卧室的五个人。第二天早晨当发现有人逃跑大吃一惊的情景，德地寮长至今记忆犹新。

比起夜晚，白天更容易发生逃跑。那些逃跑者不是故意将球踢得老远，装着去拾球，就是借口上厕所，或者要求去野外马拉松锻炼，等等。据统计，武藏野教护院每年的逃跑事件已逾百件。不过，据德地寮长说，最近一段时期，逃跑事件已越来越少了。对少年和教护院来

说，逃跑和防逃跑是他们两者之间的一场真正的较量。

为了使少年在教养院安心学习、劳动，各宿舍寮长对一切有害于少年精神健康的因素都加以严格控制和消除。对供少年阅读的周刊杂志上的黄色照，德地寮长一律剪掉。对少年父母亲的来信，他也一一加以检查。最近，D君的母亲在给孩子的来信中写了自己过去的事情，第一次告诉孩子自己在年轻时也曾锒铛入狱。母亲可能是出自内疚，但要是让D君看了母亲的这段自白后，他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德地寮长三思之后，终于把信的这一部分内容用纸贴掉了。



观察室

除了禁止学生有私人物品之外，德地寮长还时常变换卧室床位、学习课桌位和餐桌位的人员安排，并且力图做到与父母会面的次数每人相等。

各寮的管理方法由各寮长自行决定和实施，各寮长之间互不干涉、互不影响。除非发生逃跑事件，一般情况下，各寮之间不存在联合行动。实际上，武藏野教养院的九个学生宿舍，也就是九个“独立自主”的“小家庭”。

武藏野教养院还设置有供禁闭用的观察室，它是根据家庭裁判所制定的强制措施而设立的。目前，只有武藏野和鬼怒川两所教养院里有这种观察室。观察室分为三种类型。犯罪少年进院后，首先被送入第三观察室。第三观察室的面积约三块草席大小，水泥墙，油毡地，室内只摆一张床和一个便器。在这里，与外界的联系全都断绝。二十六天内，院方通过观察确认收容的犯罪少年心理状况趋于稳定之后，才把他转到普通的学生宿舍。第一观察室有七间房间，专门禁闭逃跑者和严重违反宿舍纪律者。第二观察室则用来禁闭捣乱的学生。

教养院最怕出事的是每年的旅行活动。今年三月一日至三日，教养院组织了第十六次旅行，去奥日光汤元温泉滑雪场滑雪。全院的学

生兴高采烈，欣喜若狂，因为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的外出机会。那三天晚上，寮长和职员就坐在投宿的旅馆走廊上，每两小时换班一次，彻夜守门，以防不测，最后总算平安地结束了旅行。

社会和家庭的因素

通过教育和改造，武藏野教护院的犯罪少年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改邪归正，得以重新回到学校和就业。但也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人屡教不改，被送进少年院。德地寮长的学生中，也有三人被送进了少年院。

最近出院的B君，回到九州后找到了一个泥瓦匠工作。包括B君在内，那些出院找到工作的少年在向德地寮长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时，都异口同声地说：“工作真累极了。”但话语中都带着一种由衷的感激和喜悦。

不过，也有许多人不愿意出院。即将出院的F君，这几天变得焦躁不安，他说：“回到家里，左邻右舍一定会说：小偷的儿子回来了。真不愿意回去！”

是啊，这些少年的家庭许多都是带有创伤的！他们当中有的父亲屡进班房，有的母亲抛下子女远走高飞，有的人家里有与流氓为伍的异胞兄弟，也有一次未来教护院探望的继母……不管这些少年的表情比起进院时已变得明朗、可爱，但他们的家庭环境却依然如故，他们回去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有一次，德地寮长的学生透过办公室的拉门，闻到了从厨房传来的阵阵菜香。“哟，寮长先生在做好吃的菜呢！”少年们叽叽喳喳地嚷道。这时，有点喝醉了的德地寮长跑过来，拉着少年们的手说：“来吧，到我这儿来吃点吧。”可少年们固执地不肯去，因为他们知道不能进入寮长办公室的规定。但是，在这短暂的瞬间，他们却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家庭温暖”。

（野麦译自〔日〕《现代》月刊1983年第5期）